

男子花40元買100G虐貓視頻，直播打賞還能定制死法

隔着護理箱的玻璃望去，四個月大的九福的模樣不太好看——幹瘦的四條腿都綁着紗布，撕裂的唇邊沾着血污，偶爾痛苦地發出低吼，裂開的嘴裏，也看不到一顆牙齒。

九福是祇四個月大的公貓，被救起的那天還沒有名字。

8月15日，重傷的它癱躺在鄭州市列裏路鑫苑鑫城小區旁的一處花壇裏。路過的好心居民想要靠近查看，它圓睜着雙目想要逃離，但行動受限的它，祇能無力地扭曲着身體。這是鄭州一祇被虐并最終死去的貓咪。我們把貓稱為伴侶動物，而實際上，在法律的定義裏，它們祇有財產屬性。這使得虐貓行為一旦出現時，很多情況下，我們祇能一邊義憤填膺，一邊無能為力。

被人折斷四條腿、拔掉滿嘴牙的“九福”沒有九條命

鄭州市君旺寵物醫院的翟醫生，望着眼前面目全非的九福，微微鎖起了眉頭，簡單檢查過之後，就得出判斷：九福是被人虐待了。因為它的四條腿都是對稱性骨折，兩祇前腿更是粉碎性骨折，滿口牙也被拔掉了。“這絕對不是車禍，或者動物撕咬造成的，祇能是人。”

九福，是河南省動物守護聯盟發起人康瑞給它起得名字，因為“貓有九條命，被打斷的四條腿用去四條命，被拔掉的滿口牙用去一條命，九福還有四條命可以活。”

8月20日清晨，陽光照射在九福小小的軀體之上。經歷過長達6個小時的前肢手術之後，它明顯恢復了一些活力。而此時，九福身旁一臉疲憊的康瑞，也已經陪伴了它十一個小時。

照顧九福的志願者發現，即便受過傷害，九福對於人依然是親近的。她把食指伸進護理箱內，九福會嘗試抬起腦袋去蹭她的手指。她給九福說話，九福會在她停頓的間隙輕喵一聲。她用泡軟的貓糧遞到九福嘴邊，它用唇瓣夾了三次，終於把食物送進了嘴裏。

一名貓狗溝通師曾去看過九福，并根據九福的行為習慣與應激反映，推測出了九福的經歷：九福應該是在沒有完全斷奶的情況下，被強行帶回家，後被拋棄，流浪期間被大貓和狗欺負過，又被抓走，親眼看到同類死亡并被男性虐待。所以九福才會對狗與男性的接近，表現出天然的恐懼。

志願者們看到九福有着強烈的求生欲，他們給它起了個江湖稱謂叫“貓堅強”，志願者們想，陪它走過這一段艱難的時光之後，就想辦法給它找個好人家領養。

然而，8月26日凌晨，九福還是一次性的用完了剩下的四條命，在發出一聲細若游絲的叫聲之後，悄無聲息走了。

九福是最近兩個月，康瑞他們在列裏路鑫苑鑫城附近，發現的被虐的第二祇貓。

第一祇虐後被扔的小橘貓同樣在鄭州列裏路被發現，貓旁邊，與發現九福時一樣，都有一截抽完的烟頭。

調查追凶虐貓者困難重重

在康瑞看來，這是虐貓人故意留下的線索，目的是向動物救助志願者耀武揚威。

徐州民間動物保護人士孟文也在數年救助過程中發現，志願者們盡心竭力的救助貓咪，有時反而成了虐貓者們心裏的一針興奮劑。

“我們現在懷疑那些虐貓者是故意將那些被虐得半死的貓咪扔在路邊的，然後讓志願者們去救。他會像欣賞作品一樣，暗中觀察這一切。有次我們把一個受傷的貓咪送到醫院去救，有個陌生人還很熱心的加入進來，給我們買水。結果後來有人發現，正是他數次領養貓咪之後，貓咪都莫名不見了，調查之後發現，他竟然就是那個虐貓

者，這讓我們當時直冒冷汗。”

康瑞表示，現在她會專門交代志願者們不要把救助現場的視頻發到愛心群裏，因為極有可能虐貓者也潛伏在群裏。我們表現得越關注，他們就會越興奮。

虐貓行為一般非常隱蔽，都是在室內完成，所以遏制虐貓現象，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找到虐貓人。但是這種最直接的辦法，也是最難實現的。

救下九福的那天，鑫苑鑫城附近的一名居民，回憶起早上他曾經看到一個男人蹲在現場附近的一個垃圾箱旁邊。他戴着眼鏡與黑手套，拿着裝貓糧的器皿與火腿腸，旁邊有小貓一直叫。

“以往虐貓視頻一經出現就會被全網譴責，所以現在的虐貓行為更隱蔽了，也更‘專業了’。”7月份，在列裏路，另一個兩個多月的小橘貓，被人摔死了。“那裏有攝像頭，能拍到大部分區域，能拍到小貓被摔、掙扎的過程，可是那個虐貓者所站的位置，正好是攝像頭唯一的盲區。祇能看到一個肢體動作誇張的影子。從這點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專業的，并且隱藏意識特別好。”康瑞告訴記者，九福被扔下的地方，其實也有一顆攝像頭，并且這個攝像頭極有可能拍到了虐貓者的不少特徵。

“可惜的是我們的志願者不是這個小區的居民，沒辦法報案。”康瑞解釋到，因為中國沒有動保法，所以在發現虐貓事件的時候，志願者們也是無能為力。“我們不能闖進別人家，也無權調取監控。”

康瑞告訴記者，面對這種情況，警察曾經教過他們一個“撒謊”的好辦法，那就是報案的時候一定要聲稱被虐的貓咪是報案人自己的，“因為祇有這樣，警察才能以虐貓人侵犯了你的私人財產為由，調查取證此事。警察對虐貓人也是很害怕的，他們也想掌握這類人的信息，因為這類人往往有着或大或小的精神類疾病，而且據我們了解，很多連環殺人犯，都有過虐殺小動物的行為。”

但是讓康瑞他們煩心的是，即便是警察教的方法，有時候也不奏效。“比如九福那件事，我們的志願者住得離那個小區很遠，如果報案說九福是自己的家貓，顯然是不合理的。而發現九福的居民，也不願意說九福是自己養的，因為他不想說謊，也不想惹麻煩。我們足足做了好幾個小時的思想工作，對方怎麼都不同意，最後祇好作罷。”

火燒、剝皮、挖眼、鐵鉗斷腿……40元可買虐貓視頻100G

“毛石頭”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看虐貓視頻時的經歷。視頻中，一祇黑色的貓咪，先是被關到籠子裏被淋浴頭衝，接着被烘幹後，又遭到了電擊與炮烙鐵燙，最後奄奄一息。“毛石頭”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看到這個視頻的時候，喉嚨發緊，四肢發僵，隨着視頻中的虐貓畫面越來越殘忍，自己的窒息感也越來越重。

這段在他QQ群裏突然出現的虐貓視頻，沒有讓他成爲一名虐貓者，也沒有讓他成爲一名反虐志願者，却讓他找到了一條“賺錢渠道。”

他注意到，虐貓者們大都有強烈的表演欲，他們不僅會在虐貓的視頻文件夾裏注明視頻的“作者”，還會在視頻畫面中的各個角落，有意無意的展示自己的賬號id。一方面是爲了‘版權’，一方面是爲了拓寬販賣渠道。他就是通過那條視頻，聯繫上了一個“圈內大佬”。

“毛石頭”要求這位“圈內大佬”隱藏掉自己的社交賬號信息，由自己運營銷售渠道。“他們靠抓貓、領養貓、購買貓獲得貓咪，在自己家裏錄制虐貓視頻，然後交給下錢們去販賣，或自己直接販賣。”

有需求，就有利益，“毛石頭”注意到，虐貓視頻買賣有着一條完整產業鏈。產業鏈上有專門錄制虐殺視頻的虐貓者、有整理視頻資

源打包出售的專業販賣者、有專門在各種渠道拓展客戶的中介、還有各種賣家。“很難說他們是經過專門分工的，但是有意無意的，產業鏈已成型。”

“毛石頭”告訴記者，隨着虐貓視頻被全網聲討，特別是拍虐貓視頻的大學生範源慶等人被曝光以後，各大平臺均對虐貓視頻買賣進行了整頓，他也是在這段時間決定離開這一行。

不過雖然不能在大眾面前露臉，他們還是有一套自己的聯絡“同好”的方法。按照他提供的方法，記者聯繫上了一個虐貓視頻賣家李木(化名)。

“你是記者嘛？”“不會是釣魚的叭？”剛加上李木，他就十分警惕的詢問。在打消顧慮後，李木表示，我微雲有80G網盤有20多個G，“我正常賣40，你願意給多少給多少。”在交易的時候，李木交代道：“用紅包吧，這樣保護隱私，我們兩個都安全一點。”

這一共100多G的虐貓視頻，用40元成交了。

視頻中，虐貓者採用的方式有電擊、扼喉、剝皮、火燒、吊抽、拆指甲、開水燙、錘子砸腳、鉗子斷腿，手法之殘忍與多樣，遠超常人想象。而他們施虐的對象，也從普通的胖橘到5000元的英短藍白，各不相同。

據知情人士介紹，虐貓者們拍攝虐貓視頻，不僅是爲了販賣，也是爲了炫耀與攀比。“誰虐的貓更多、誰的工具更全、誰的手法更專業、誰的虐殺的貓更貴，誰在圈內的名聲也就更高。”

記者經人介紹，加上了另一名虐貓視頻販賣者“愛貓人”。根據“愛貓人”的介紹，找他購買虐貓視頻，要說清楚具體要什麼類型的，且消息中不可以屏蔽關鍵字，不說清楚的不回。在與他的聊天中，當他得知記者有“圈內大神舒特”的全集視頻的時候，興奮得要求記者直接開價，被記者回絕後，他又直接問，50塊買不買？

“愛貓人”社交平臺的相關資料現實，他很有可能還在上學，并且情緒頗不穩定，還曾表示他有“看見美女妄想癡，家長 噁殺人癡，作業不會睡覺癡”，“每天在想殺人與不想殺人之間徘徊不定”。

一方面是觸目驚心的虐貓視頻，一方面却是反虐人士對杜絕虐貓視頻傳播，有同樣的無力感。

“現下不能回避的一個事實，是虐貓現在是不犯法的，但是‘人肉’虐貓人、實施網暴甚至是綫下暴力，却是毫無疑問犯法的。沈陽曾經就有一個女孩，看到網上傳播的虐貓視頻後非常氣憤，和朋友一起找出了虐貓人并将其打一頓。後來女孩因故意傷害罪，被判了有期徒刑7個月。所以目前我們祇能對虐貓人做道德譴責。”愛貓人士宋明欣告訴記者，即便是譴責，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時候我們因爲氣憤去轉發虐貓視頻、曝光虐貓人信息，反而會幫助買賣雙方建立聯系，互聯網背後，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默默找這些買賣渠道，我們反虐貓，不能反成了給他們打廣告。”

宋明欣告訴記者，她曾臥底過虐貓群很長一段時間，“虐貓人對自己的行為，是毫無罪惡感的，他們認爲，貓是惡魔，貓會吃小鳥，殺貓是正義的。他們有的人還認爲，貓養不熟，對貓再好貓也不親人，自己很生氣，就去虐貓。其實貓作爲一種伴侶動物，并非不親人，它祇是一種外冷內熱，情感很細膩的動物。與人類的情感鏈接也非常緊密。小貓撲食是它的本能，你會因爲人吃牛羊去虐殺人嗎？法律維護的是道德的底綫，不虐貓，是文明與道德的要求。并且很多國家是有動保法的。”

有人之惡也有愛之禍，愛貓竟也會助虐？



宋明欣提到的貓咪情感細膩這一點，在康瑞看來，恰恰也是貓咪的弱點之一。她認爲，貓咪原本是一種很警覺的動物，不會主動攻擊人，也不會主動接近人。但正是因爲人不正確地喂養喂養貓、撫摸貓咪、愛心泛濫，讓流浪貓喪失了對人的防備，才使得虐貓人有了可乘之機。

“我們培訓我們的志願者，在喂養流浪貓的時候，要喂貓不見貓，祇需要把貓糧放在固定的地點後就要離開。但是現在有很多愛心人士喂貓成癮，滿大街到處喂。其實貓咪作爲一種動物，有自己的生老病死平衡循環，一個物種有其淘汰制，有它適應自然的一個成長過程。但是現在這些愛心人士，不僅天天喂肉喂糧讓流浪貓喪失了捕食能力，還讓他們喪失了警覺性，虐貓人去抓這類流浪貓，一抓一個準。”康瑞說，她雖然也是動物救助愛心人士中的一份子，但她明顯感到了，民間動物救助其實也是亂象橫生。

8月29日，梁倩倩一打開自己家的房門，伴隨着門軸轉動的聲響，與貓咪的陣陣嘶鳴，一股難以名狀的騷臭味就撲鼻而來。如果不是提前得知，很難想象梁倩倩，會是鄭州一位“資深”的流浪貓救助愛心人士。

早在數年之前她就開始喂貓、救貓，并把貓帶到家裏去養。她用來養貓的臥室很狹小，一排排貓籠高高的擡起。雖然是大白天，但是房間內光綫很弱，看到有人進來，幾十祇貓咪在一個個貓籠裏來回叫着打轉。“這都是我救回來的流浪貓。”言語間，梁倩倩有些自豪。

“你把這麼多貓圈養起來，也不讓人領養，真的是愛貓嗎？”梁倩倩所在的動物救助群的一些成員曾經對她的做法做出過一些嚴厲的抨擊。她記得，那次爭吵很激烈，雙方在群裏互相發了四個小時的語音，最後兩人誰都沒說服誰，兩人都退了群，并再也沒有過交集。

宋明欣在救助貓咪的過程中，見過太多類似梁倩倩這種人。他們有愛貓的心，却没有給它們舒適生活空間的能力。“他們愛貓，却在無形中，讓貓咪從一個地獄跳進了另一個火坑。”

“愛貓是天性，養貓却不能靠衝動。”康瑞告訴記者，她曾經觀察過近來救助的小貓咪們，發現現在品種貓已經占到了近三分之一。“可以想象現在棄養的現象有多麼嚴重。動守聯在全省一共有70多個救助基地，幾乎現在全都是飽和狀態。其中一個基地2015年還祇有30祇貓，現在已經好幾百祇了。”

這些被棄養的貓，沒有生存能力，又過分的親近人，幾乎最終的命運，都是一出慘劇。

心理諮詢師：虐貓者可能會形成反社會人格律師：相關法律存在缺失可考慮先納入治安管理處罰

北京心理諮詢師王澤領告訴記者，對於虐貓行為是對生命的漠

視和殘忍，研究表明，虐待動物的人也極有可能會虐待比他弱小、沒有反抗能力的對象，比如小孩，配偶，老人、陌生人。施虐者往往有長期得不到滿足內心需求，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欺負弱小會讓他本來弱小的自己感到自己的很強大，從而保護自己的內心，這是一種心理防禦。他表示，當這些人心理問題嚴重到一定程度，他們會變得更加殘忍和麻木不仁，甚至形成反社會人格，危害社會。“他們需要管制嗎？當然需要，這種施虐的行為必須停止下來。同時，他們也特別需要關愛和心理的治療。”

設立反虐待動物法已經成爲社會共識，通過立法系統遏制虐待動物行為極其迫切。近年來，社會輿論關於出臺反虐待動物法的呼聲越來越高，但始終未有實際進展。

據悉，全國兩會期間，也有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委員建議出臺反虐待動物法，有人認爲，帶有網絡炫耀性質的虐待動物行為不僅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升級，這個顯然跟法律的缺失有關。這不僅關乎動物保護，更是社會公共安全問題。面對以動物爲施虐對象的暴行，法律不應該再沉默了。

河南予瑞律師事務所律師孫鵬華認爲，目前我國(中國大陸)祇有幾部行政規章當中，有明確禁止虐待動物行為，但都十分零星、分散的規定，而且缺少法律責任的界定，仍然處於倡導狀態。

據悉，以《野生動物保護法》爲例，第二十六條規定人工繁育中不得虐待野生動物，但没有說明違反規定後的法律責任。目前的法律體系對野生動物、畜禽、實驗動物、觀賞動物提供了一些保護措施，但是欠缺融入人類生活和工作中的伴侶動物保護法，恰恰遭受暴力虐待最多的是人們身邊唾手可得的犬貓類伴侶動物。

“我們國家的《網絡安全法》中規定，任何個人和組織使用網絡應當遵守憲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危害傳播暴力信息。原文化部《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中也規定，網絡表演不得含有以虐待動物等方式進行表演。像這種虐待動物的視頻，基本上都是在宣揚暴力，所以根據《網絡安全法》的規定，它是不允許傳播的。然後任何人發現(虐貓虐狗)這些視頻，都可以向網信、公安等部門舉報。”

孫鵬華說：“反對伴侶動物的虐待，已成國際社會共識，其他國家往往也是這麼做的。”比如美國的動物福利法案，虐待寵物將受到經濟處罰甚至被判處刑罰，最高可以罰款5萬美元或14年監禁。對此，北京慕公律師事務所劉昌鬆律師也認爲，對於在網上傳播虐待動物視頻的行為，如果立法層面遲遲沒有進展，現階段，也可以嘗試先將次納入治安管理處罰法中的尋釁滋事懲治範圍。該責罰最多可以拘留15天，最高罰款2000元，效果可能會是立竿見影的。